歷代詩話考索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歷代詩話考索
作者：何文煥　清

歷代詩話考索 嘉善何文煥筆

鍾常侍評鮑參軍云：「嗟其才秀人微，取湮當代。」夫明遠之才，爵位微矣。猶然未彰，矧下此者哉！然而其詩其名，故不磨也。人微乎哉！勉之。

齊諸暨令袁嘏，自詫「詩有生氣，須捉著，不爾便飛去」。此語雋甚！坡仙云：「作詩火急追亡逋。」似從此脫化。

皎然《詩式》云：「五言周時已濫觴。」按一言至九言，三百五篇皆具，不止五言也。

釋氏寂滅，不用語言文字，《容齋隨筆》記《大集經》著六十四種惡口，載有大語、高語、自讚歎語、說三寶語。宣唱尚屬口業，況製作美詞？乃皎然論謝康樂早歲能文，兼通內典，詩皆造極，謂得空王之助。何自昧宗旨乃爾？

晝公論淈沒格云：「如夏姬當壚，似蕩而貞。」無論夏姬無當壚故實，且安得云貞？想是文君之訛。然閱諸本皆同，未敢擅改。

考晝公《詩式》有五卷，又有《詩評》三卷，今非全本矣。中有云：「注於前卷，後卷不復備舉。」訛脫之一證也。

司空表聖《二十四詩品》，仿《書評》而別具體裁，氣味可步柴桑四言後塵。

《全唐詩話》記虞世南不和太宗宮體詩，微特政治攸關，亦文藝中爭友也，惟太宗容之。降若後世；即朋友間難相得矣。

唐宣宗〈弔白樂天詩〉云：「童子解吟〈長恨曲〉，胡兒能唱〈琵琶篇〉。」按「琵」當作入聲讀。洪邁《容齋隨筆》記樂天詩，以「琵」字作入聲讀，如「四弦不似琵琶聲，亂寫真珠細撼鈴」，「忽聞水上琵琶聲」是也。又以「相」字作入聲，如「為問長安月，誰教不相離」是也。「相」字之下自注云：「思必切。」以「十」字作平聲，如「在郡六百日，入山十二回」，「綠浪東西南北路，紅欄三百九十橋」是也。以「司」字作入聲，如「一為州司馬，三歲見重陽」，「四十著緋軍司馬，男兒官職未蹉跎」是也。宣宗弔詩，蓋即用樂天字句。

《全唐詩話》云：「武后詩文，率元萬頃、崔融輩為之。」按武后有〈懷如意君詩〉，雖出小說，可與楊叛兒歌同調，則所作不盡出崔、元輩手也。

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」。張說之為小人而不至大謬，賴有良朋。雖相業文學，彬彬可觀。《全唐詩話》載其作上〈官昭容文集序〉，居然搦管，恬不知恥。非邪媚之一斑邪？

唐中宗狎暱近臣，宴集令各獻伎為樂。張錫為談容娘舞，宗晉卿舞渾脫。按《教坊記》云：「談容娘本名踏謠娘。北齊時有酗酒輒毆其妻者，妻銜悲訴於鄰里，時人弄之，丈人著婦人衣，徐步入場行歌，每一疊，旁人齊聲和之云：『踏謠和來，踏謠娘苦和來。』以其且步且歌，故謂之『踏謠』。《杜陽雜編》云：「妓女石火胡養女五人，纔八九歲。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上，令諸女迭踏至半，手中皆執五綵小幟。俄而，手足齊舉，謂之『踏渾脫』。歌呼抑揚，若履平地。」

尤公記王右丞〈終南山詩〉，云或謂維譏時，此等附會大可恨。李鄴侯賦楊柳，蘇長公詠柏，賴明皇、神宗不受時相讒，亦幾殆矣。

元載夫人王韞秀寄〈諸姐妹詩〉云：「家風第一右丞詩。」《全唐詩話》謂是王縉相公之女。蓋據范氏《雲溪友議》也。仁和趙松谷箋注《右丞集》，考《唐書》，韞秀乃王忠嗣女，不知范氏何據而云然。豈因「家風」句邪？余按范氏所記，前云：「王相公鎮北京以嫁元載。」復云：「元相敗，上令入宮，備彤管之任。韞秀歎曰：『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，十六年宰相妻，誰能書得長信、昭陽之事？』」考王縉亦無二十年太原節度事。前人小說，概難盡信也。

章八元〈慈恩塔詩〉，有如「穿洞似出籠」句，深為阮亮王氏所誚。又崔峒「流水聲中視公事，寒山影裡見人家」。意境直同山鬼游魂，真下劣詩魔也。

裴思謙及第後，宿平康里詩云：「銀釭斜背解明璫，小語偷聲賀玉郎。從此不知蘭麝貴，夜來新染桂枝香。」或云：「按《堯山堂外紀》『賀』作『喚』，蓋賀非私事，何事偷聲小語？惟『喚玉郎』故爾。」余謂作「賀」亦可，緣郎新貴不得不賀，卻是無限嬌羞。若背燈解璫，猶然待喚，此郎亦太呆相，不似遊平康里郎君矣。」相與一笑，各存原本可耳。

尤延之引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中遊佛寺數條，辭句艱澀，想多脫誤，恨無善本悉為校正。

中記通政坊寶應寺，有齊公所喪一歲子，漆之如羅喉羅。考《洛陽伽藍記》云：「于闐王不信佛法。有商胡將一沙門石毘盧旃，在城南杏樹下，向王伏罪云：『今輒將異國沙門來，在城南杏樹下。』王忽聞，怒。即往看毘盧旃。旃語王云：『如來遣我來，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，使王祚永隆。』王言：『使我見佛，當即從命。』毘盧旃鳴鐘聲告佛。即遣羅喉羅變形作佛，從空而見。王五體投地。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，畫作羅喉羅像，忽然自滅。」又《乾淳歲時記》云：「七夕節物，多尚果食茜雞及泥孩兒，號『摩喉羅』，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。」按此云漆一歲子，則是如泥孩，當作「羅喉羅」。乃毛氏汲古閣本作「羅喉羅」，未知孰是？

李洞「藥杵聲中搗殘夢，茶鐺影裡煮孤燈」，及褚載〈賀趙觀文重試及第詩〉，宜不免後人之誚。至衛準「莫言閒話是閒話，往往事從閒話來」，「何必剃頭為弟子，無家便是出家人」，則又甚焉。真錄之汙筆，見之汙目。

或謂《全唐詩話》，似是尤公草創之書，不無訛雜。明楊升菴深嗤之，盍刪正焉。余謂刪之誠快目，恐無以為好作惡詩者戒，姑存以寓彰癉。

韓偓《香奩集》，傳是和凝之作。蓋因和魯公亦有集名《香奩》，不知曲子相公之集，亦屬詞曲，前人辨之詳矣。《全唐詩話》尚沿沈氏《筆談》之誤。

僧清塞〈贈王道士〉云：「關西往來熟，誰得水銀銀。」〈贈李道士〉又云：「擬歸太華何時去？他日相逢乞藥銀。」欲得現成受用，募緣本相也。

六一居士《詩話》載：「呂文穆公未第時，為胡大監旦所薄。有譽其工詩者，舉及『挑

盡寒燈夢不成』之句。胡笑以為渴睡漢。」按此篇未知何題，若賦閒情，大是寒儉，殊不似狀元及第者。胡之薄之也故宜。

晏元獻於梅聖俞詩，所賞皆非其極致。可知知己良難。梅、晏尚如此，況素不謀面，與千百年前古人之詩邪？

六一居士謂詩人貪求好句，理或不通，亦一病也。如「袖中諫草朝天去，頭上宮花侍宴歸」，奈進諫無直用草稿之理。「姑蘇臺下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，奈夜半非打鐘時云云。按「諫草」句不無語病，其餘何必拘？況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孟子早有明訓，何容詞費！

司馬溫公《續詩話》云：「鮑當為薛映掾。薛嘗暑月詣其廨，當狼狽入易服，忘其纙頭。久之月上，顧見髮影，乃大慚，以袖掩頭而走。」余謂此何傷，視手版支頤風落帽者，量懸殊矣。

《中山詩話》謂：「嚴維『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』為未善。夕陽遲繫花，春水漫不須柳也。」夫柳塘之下，自春水瀰漫，何可瑕疵？

中山又謂杜少陵「蕭條九州內，人少豺虎多。人少慎莫投，虎多信所過。飢有易子食，獸猶畏虞羅」。為含蓄深遠。盡言若此，尚云含蓄邪。

《中山詩話》，《郡齋讀書志》謂有三卷。曾辨其言蕭何未嘗掾功曹為誤。今毛氏汲古閣刊本合為一，不識全否？惜無善本可正。

《後山詩話》，《郡齋讀書志》云有二卷，論詩七十餘條，今據毛氏汲古閣刊本，條數不減，其卷亦合為一矣。

文人相輕，自古皆然。昌黎之文，不能置一辭，轉而詆其詩，且造作言語，以毀其行。如後山謂退之亦有絳桃、柳枝二妓，且卒也以藥死云云。殊不知數語解圍，蹈不測之地，曾無懼色，氣節不亞於真卿。淮西之役，幾先李愬成功。書生事業，如此止矣，何不好成人之善若此哉？

文人造語，半屬子虛。後山辨〈高唐賦〉，以為「欲界諸天，當有配偶」云云。醜甚！

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，切於事情而不文。以不文目陶，亦大奇事。

山谷詞云：「斷送一生惟有，破除萬事無過。」蓋用韓詩「斷送一生惟有酒」、「破除萬事無過酒」。後山以為才去一字，對切而語益峻。余謂此真歇後，非「彎六鈞」、「捐三尺」比也。

《後山詩話》記：「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，作新樂府，骫骳從俗，天下詠之。」按「骫」音「委」，「骳」音「被」，又音「靡」。〈枚乘傳〉云：「其文骫骳。」注云：「猶言屈曲也。」

魏泰《詩話》，據《讀書敏求記》云，是一卷。余所得刊本其論詩共三十餘條，似是全者。然見他書所引，此中有不載者，可知尚有脫遺。

《臨漢隱居詩話》云：「鼎、澧道中有甘泉寺。天禧末寇萊公南遷，題名寺壁。天聖初，丁謂南遷，復題名而行。其後范諷為湖南安撫，有詩云：『平仲酌泉方整轡，謂之禮佛又南行。層巒下瞰炎荒路，轉使高僧薄寵榮。』」竊謂士君子直節事君，豈顧利害？況寇公與丁謂不可同日語，范諷之詩，烏足錄哉！宋黃徹曾深駁其非。

竹坡論履道詩云：「『不見牛醫黃叔度，即尋馬磨許文休。』琢句雖工，奈牛醫是叔度之父。」不覺為之失笑。蓋即以家學論，恐叔度亦未必不諳此技。

竹坡稱集句之工，推王荊公為得此中三昧。余謂只是記覽熟耳，云何「三昧」？山谷所謂，真堪一笑者也。且攻乎此，去詩道益遠。

竹坡云：「淵明〈閒情賦〉，想其於此不淺。有坐客問『淵明有侍兒否？』一人戲云：『雍、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』，豈非有侍兒邪？」按淵明未始無妾，其與子儼等疏云：「爾等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」，是五子乃異母生。又詩云：「弱冠逢世阻，始室喪其偏。」則早年又嘗悼亡妾矣。

《竹坡詩話》云：「少陵之子宗武，以詩示阮兵曹，兵曹答以斧一具，謂『不斫斷其手，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。』」信然，不雅馴莫甚焉。若以贈無知好作惡詩者，卻正合當。

竹坡謂：「韓退之『紅皺曬檐瓦，黃團擊門衡。』不知少陵〈北征詩〉『或紅如丹砂，或黑如點漆』。頗是省力。」夫詩人喜好各別，至以點漆丹砂為妙，殊難理會。

竹坡謂：「荊公詩如『濃綠萬枝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』，『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欄干』等篇，皆平甫作，非荊公詩也。」以其太艷耳。〈關雎〉思窈窕之淑女，〈東山〉詠其新之孔嘉，文王、周公不害為聖人。惟學究腐儒，屏絕綺語。一或有之，必為之辨，深可厭也。

少隱論滕元發詩：「『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天光直與水相連』，一『直』字著力，便覺近俗，擬改作『自』字。」不知校原本更弱矣。何不云「野色曠無山隔斷，天光遠與水相連」邪？

每恨少年習氣，浮華不實。《紫微詩話》舉楊道孚詩云：「東平佳公子，好學到此郎。別去今幾日，結交皆老蒼。」旨哉是言。好結交老蒼，乃是真實好學人。

《彥周詩話》謂：「退之詩『銀燭未銷窗送曙，金釵欲醉坐添香。』殊不類其為人。」余謂鐵心石腸，工賦〈梅花〉，〈閒情〉一賦，何傷靖節？正恐慣說鍾庸大鶴，卻一動也動不得耳。

〈李夫人序〉：「是邪？非邪？立而望之，翩何珊珊其來遲。」「非」、「之」、「遲」協韻。彥周引之，「翩」作「偏」，連上作一句，並謂「退之『走馬來看立不正』，即祖其意」。豈古人句讀不同，抑別有據邪？

杜詩「萬里戎王子」，諸本皆同。惟彥周引之作「明玉子」，且云：「不曉何物？」可廣異聞。

彥周誚杜牧之〈赤壁〉詩「社稷存亡都不問，只恐捉了二喬，是措大不識好惡」。夫詩人之詞微以婉，不同論言直遂也。牧之之意，正謂幸而成功，幾乎家國不保。彥周未免錯會。

詩人諛杜，通國然矣。葉石林謂禪家有三種語，老杜詩亦然。如「波漂菰米沉雲黑，露冷蓮房墜粉紅」，為函蓋乾坤語；「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」，為隨波逐浪語；「百年地僻柴門迥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」，為截斷眾流語。余謂杜詩誠有此三種，如葉云云，未免強作解人。

《石林詩話》云：「唐彥謙〈題漢高廟〉云：『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抔。』蘇子瞻云：『買牛但自捐三尺，射鼠何勞挽六鈞。』語皆歇後。一抔六鈞，事無兩出，或可略土字弓字。如三尺，則三尺律、三尺喙皆可，何獨劍乎？」余謂既曰「明主提」、「買牛」、「捐三尺」，下諒無別解。信如所評，則王介甫詩「含風鴨綠鱗鱗起，弄日鵝黃裊裊垂」。「鴨綠」、「鵝黃」，究屬何語？乃於王獨不置一辭，反多諛言，何與？

《石林》記「王介甫有惡馬，蹄嚙不可近。蔡天啟捉其騣，一躍而上，不用銜勒，馳數十里。荊公大喜，贈詩云：『身著青衫騎惡馬，日行三百尚嫌遲。心源落落堪為將，卻是君王未備知。』時遂盛傳公以將帥許之，依附者屢欲用以為帥。」嘻，偶然贈句，豈得認真？會騎馬堪為將，會搦管即可知制誥邪？宋人真不識好惡也。

王介甫只是堅僻，未有斥其奸邪者。《石林詩話》載：「中書南廳壁間，舊有晏元獻《

詠上竿

伎詩》云：『百尺竿頭裊裊身，足騰跟挂駭旁人。漢陰有叟君知否？抱甕區區亦未貧。』當時固必有謂。文潞公在樞府，一日與荊公行至題下，遲留誦詩久之。他日，荊公復題一絕於後曰：『賜也能言未識真，誤將心許漢陰人。桔槔俯仰何妨事，抱甕區區老此身。』」《石林》記此，亦不置一辭。余謂觀此，介甫之心術見矣，此老亦難得有此破綻。

《韻語陽秋》云：「梅聖俞於時未嘗輕許人，每有投卷，答詩必因其短而教誨之。東坡喜獎進後學，一言之善，必極口褒賞，使有聞於世而後已。受其賞者，亦踊躍自勉，終成令器。」嗚呼！如二公者，安得世有其人？

王介甫詩云：「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詫燕臺。」或疑「恩」字於出處本無，王舉孟郊詩以對。孟詩可當出處邪？用事只取意合，字句本可弗泥。葛公引之，推為用法之嚴，固哉！

李太白云：「白髮三千丈，緣愁似箇長。」王介甫襲之云：「繰成白髮三千丈」，大謬。髮豈可繰？盧仝云：「草石自親情」，黃山谷沿之云：「小山作朋友，香草當姬妾。」讀之令人絕倒。《韻語陽秋》以為得換骨法，我不信也。

按沿襲古人句，縱使語妙，杼山偷句，已有明條，云何換骨？

王介甫罷詩賦，取經義。嗣後，奸黨指詩賦為元祐學術。政和中，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，可笑可恨。按王阮亭《分甘餘話》云：「建言者，御史李彥章也。意本在黃、秦、晁、張四學士，並劾及前代淵明、子美、太白。定律令則何執中也。」

《韻語陽秋》證韓昌黎之臨薨不亂，引《宣室志》小說云云，殊為失當。

東坡詩：「他年一舸鴟夷去，應記儂家舊姓西。」常之以為為韻所牽。余疑「姓」或是「住」字，殆傳寫之訛。昔人亦曾辨之。

葛常之引李太白詩云：「何當赤車使，再往召相如。」不可謂無心仕進者。然慢侮力士，略不

為身謀，旋致貶逐，使欲仕之心切，必不如是。謬哉！士非不欲仕，又惡不由其道？胸中無理義，何可妄論古人。

樂天〈詠史〉云：「良時足可惜，亂世何足欽？」乃孔子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」，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之義。又云：「乃知汨羅恨，未抵長沙深。」亦猶昌黎所云，非中國即夷狄矣，非若屈子可之齊、之韓、之趙魏也。葛氏以為「信如斯，是以亂世為不足振」云云，未免太固。

王介甫云：「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」《韻語陽秋》雖非之，卻謂有激而云。不知新法之行，排屏正人，不遺餘力，邪心正是如此。

淵明達識，葛常之引其〈自祭文〉及〈自挽詞〉云云，以為第一達磨，援儒入釋，甚無理也。

又常之詳論唐宋諸公精通禪理，並謂歐陽公不奉佛，因感夢遂信奉云云。直同寱語。

《韻語陽秋》，辨精舍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。「晉孝武立精舍於殿內，引沙門居之。故今皆以佛寺為精舍。」按《事物紀原》曰：「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，處攝摩騰、竺法蘭，即白馬寺也。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止鴻臚寺，遂取寺名，創置白馬寺，即僧寺之始也。」又曰：「周穆王尚神仙，召尹軌、杜沖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所，因號樓觀，蓋道觀之始也。」則寺觀俱屬釋道借稱，微獨精舍然。

按《分甘餘話》引《雒陽伽藍記》及《石林燕語》，辨寺之始同。又引《雲麓漫鈔》云：「漢元帝被疾，召方士漢中，送王仲都處之昆明觀。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。」

元次山愛身後名，吾其山，吾其溪，吾其亭。亦自吾作古云爾。葛公深斥之，殆入禪魔。

韓昌黎云：「凡為文詞，宜略識字。」又詩云：「阿買不識字，頗知書八分。」葛公又云：「顏魯公有《干祿字樣》行世，恐學書者不識字也。」按識字亦大難，微特古文奇字，即如「玊」、「玉」、「剌」、「刺」，以及畫同而音義別者，非素講明，良多錯誤。豈若舉子業，可率爾操觚。

張曲江為《荔枝賦》，葛公謂楊妃之嗜，或公啟之。按《三百五篇》，詠禽獸、果木、池臺、服玩、美色、音聲，不一而足，皆末世荒淫之媒邪？

寇忠愍知巴東縣，有詩云：「野水無人渡，孤舟盡日橫。」乃襲「野渡無人舟自橫」句。

葛公謂其以公輔自期，強作解矣。

王逢原寄王介甫詩云：「天門廉陛鬱巍巍，勢利寧無澹泊譏。豈與跖徒爭有道，盍思吾黨自言歸。古人踽踽今何取，天下滔滔昔已非。終見乘桴去滄海，好留餘地許相依。」葛公引之，謂「識度之遠，又過荊公」。按當日朝政國勢，未為甚失。措辭乃爾，大是背逆。詩句惡劣，又無論矣。不知葛公是何肺腸，反稱道之。

王右丞私邀孟浩然於苑中，明皇微特不之罪，反使誦詩，千載奇逢。至詩句忤旨，乃其命也。葛常之謂右丞不於此時力解明皇之慍，為忌其勝己，故不肯薦。請問「不才明主棄」句如何解？此等論言，真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

韓昌黎答崔立之詩云：「幾欲犯嚴出薦口，氣象硉矹未可攀。」夫韓公豈不敢犯嚴薦人者，想是人或性行不諧於世故爾。葛公遂斥其「隱情惜己，殆同寒蟬」，過矣。

姜白石云：「凡作大篇，當首尾停勻，腰腹肥滿。每見人前面有餘，後面不足，前面極工，後面草草。」按此病雖或不經意，然亦難勉強。凡精神不能滿幅者，非夭折即窮困，作文寫字，往往然也。

白石云：「小詩精深，短章醞藉，大篇有開闔，乃妙。」余謂小律短章，豈無開闔？凡文字，一啟口便有起落之勢，亦開闔也。如《論語》首章說一「學」字，下用「而」字轉出「時習」，不已具開闔勢邪？

予嘗戲云：「我輩不可作俚杜文章。」蓋謂俚鄙杜撰也。嚴滄浪云：「押韻不必有出處，用事不必有來歷。」殆未免是邪。

《滄浪》謂讀《騷》者，須歌之抑揚，涕淚滿襟，乃識《騷》之真味。不知涕淚滿襟，殊失雅度。恐當日屈子未必作是形容也。

《滄浪詩話》，考《讀書敏求記》云是二卷，並駁其論禪、論騷之誤。今毛氏鐫本合為一卷矣。

《山房隨筆》載：「道君直北某州有題壁詩云：『徹夜西風撼破扉，蕭條孤館一燈微。家山回首三千里，目斷山南無鴈飛。』」按此詩音嘶氣咽，與前明建文帝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壁同調。士人有此，難膺厚福，況於國主，宜不復也。

《山房隨筆》記：「林觀過年七歲，鬻詩於市。或令戲詠轉失氣，云：『視之不見名曰希，聽之不聞名曰夷。不啻若自其口出，人皆掩鼻而過之。』試神童科，不甚達。」余謂侮聖經，瀆文字，罪莫大焉。不達而無奇禍，猶其幸也。

《山房隨筆》記：「党懷英〈孔子廟詩〉結句：『不須更問傳家遠，泰、岱參天汶、泗長。』」《稗海》原本，卻作「汾水長」。余改正作「汶、泗」。按汶音問。《水經注》云：自桃鄉四分，當其派別之處曰四分口，與蜀之「汶江」音「岷」、遼東之「汶城」音「文」，各別。

《山房隨筆》記南康神童鄧文龍一節，中有云：「太守及諸公，祗服褶子。文龍以綠袍末坐，供茶，故以托子墮地。諸公戲以失禮。對曰：『先生衩衣，學生落托。』按《篇

海》云：『衩衣，袒也。』《釋名》云：『　，襲也。』覆上之言也。據此則『袒』與『襲』相反也。」余刻改作「褙子」，「褙」音「背」。《類篇》云：「襦也。」想是衫外繫襦，不更著袍，故云「衩衣」。

《丹鉛總錄》云：「苻堅時，姜平子侍宴，獻詩，內丁字直而不屈。堅問故。答云：『屈下者不正，未足以獻。』堅大悅。」按「丁」即古文「下」字，平子所云，小朝廷妄學。升菴謂「與劉晏『朋』字未正之對相似。」殆未免過許。

升菴謂杜牧好用數目，垛積成句。按句法亦不外《三百篇》，如「于三十里」、「三百維群」、「九十其犉」、「終三十里」、「十千維耦」等句，蓋不一而足矣。

「八角磨盤」一則，內有「赤角律」三字，不知何語？

好字多出經傳。升菴論孟襄陽，「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」。「就」字之妙，歷引古詩證其出處，不知「處士就閒晏」，《國語》早先之矣。

太白詩「酣歌一夜送泉明」，為高祖諱也。不知者改作「泉聲」。升菴非之。按近日詩文亦有用「泉明」者，豈為私避邪？不則今人代唐諱也。

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郭酒旗風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」此杜牧〈江南春〉詩也。升菴謂：「千應作十。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，何所云『鶯咬綠映紅』

邪？」余謂即作十里，亦未必盡聽得著，看得見。題云「江南春」，江南方廣千里，千里之中，鶯啼而綠映焉。水村山郭，無處無酒旗，四百八十寺，樓臺多在煙雨中也。此詩之意既廣，不得專指一處，故總而命曰「江南春」。詩家善立題者也。

升菴恃其淵博，逞詼詭之論，萬一不無錯誤。前明陳火燿之《正楊》，胡應麟之《藝林學山》，直與前輩為讎，肆厥訾議，過矣。

子思子云：「聖人亦有所不知。《大雅》曰：『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』」故余於詩話，考故實，各述所聞見，論是非，折衷於聖經，于古人無彼我也。若前明晦伯、元瑞之於升菴，各挾

己見，所論又未盡允確，難免蚍蜉撼樹之譏。

解詩不可泥，觀孔子所稱可與言《詩》，及孟子所引可見矣，而斷無不可解之理。謝茂秦創為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之說，貽誤無窮。

謝山人《四溟詩話》以唐律、六朝詩為是女工，真堪一笑。

茂秦引《詩法》曰：「《事文類聚》不可用，蓋宋事多也。」余謂宋事何不可用？街談巷語，皆可入詩，唯在鑪錘手妙。

劉禹錫詩曰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妙處全在「舊」字及「尋常」字。四溟云：「或有易之者曰：『王謝堂前燕，今飛百姓家。』點金成鐵矣。」謝公又擬之曰：「王謝豪華春草裡，堂前燕子落誰家？」尤屬惡劣。

余嘗論賦詩須稱地位，少壯而言衰病，飽煖而說困厄，平安而發感慨，皆不祥也。四溟山人亦云：「學子美者摹擬太甚，殊失性情。」

《四溟詩話》云：「游環脅驅，陰靳錙績。鉤膺鏤錫，鞹鞃淺幭」等語，艱深奇澀，殆不可讀

。韓、柳五言有法此者，後學當以為戒。余謂詩各有體，以學《三百篇》為戒，奇語也。

謝山人以懽、紅為韻不雅，以愁、青為韻佳。不知自在琢句，豈關韻字邪？

吾人詩文一道，非秘密藏也，特恨不肯來學耳。謝山人論詩，李于鱗責其太洩天機，殆風雅中小人哉。

製作繫乎聲名。茂秦有「詩忌」、「詩奸」、「詩諂」三則，足為惡俗針砭。

謝公與時輩論詩，自云是夕夢見李、杜。嘻，可入笑譜。

四溟山人於知己，不免以詩句隙末。故余謂贈答詩不作可也。

前代詩話，皆先哲名言，小子後生何敢妄議！雖然，所見異辭、所聞異辭有之，考故實，索謬訛，讀書者之本分也，遂成《考索》凡百有一條。

乾隆庚寅閏五朔何文煥記。